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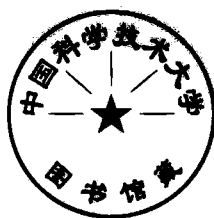
李贽答耿定向书信的注释



李贻答耿定向书信的注译

合肥工业大学电机系工农兵学员理论小组
校图书馆

安徽省军区 83154 部队 11 分队理论小组



安徽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合肥

李贽答耿定向书信的注译

合肥工业大学电机系工农兵学员理论小组
校图书馆
安徽省军区 83154 部队 11 分队理论小组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frac{3}{8}$ 字数: 66,000

1976年5月第1版

197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

统一书号: 11102·20 定价: 0.21元

目 录

前言·····	(1)
答耿中丞·····	(7)
又答耿中丞·····	(18)
答耿中丞论淡·····	(23)
寄答耿大中丞·····	(29)
复耿中丞·····	(36)
与耿司寇告别·····	(40)
答耿司寇·····	(48)
复耿侗老书·····	(94)
附录一	
与李卓吾 七首 ·····	耿定向(97)
附录二	
纪梦 ·····	耿定向(101)

前 言

李贽(公元一五二七——一六〇二年)，号卓吾，明朝后期杰出的进步思想家。

李贽所处的时代，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正是我国封建制度日益腐朽没落，资本主义萌芽刚刚出现的历史转变时期。封建社会危机四伏，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新兴的市民阶层也开展了反封建、反压迫的斗争，就是在地主阶级内部，也分化出一部分进步分子，他们对社会现状不满，迫切要求变革。封建统治集团为维护行将灭亡的反动统治，一方面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另一方面用孔孟伦常规范的宋明理学来禁锢人们的思想。

但是，压迫愈甚，反抗愈烈，武器的批判戳穿了封建专制的腐朽性，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推动思想领域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围绕着是顽固维持封建统治，维护理学权威，还是趋时前进，改革现状，批判理学，儒法两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李贽目睹黑暗的社会现实，痛感明朝政治腐败，对那些高官厚禄、祸国殃民的道学家更是深恶痛绝。一五八〇年他毅然辞官，寄居在黄安县好友耿定理家中，从事讲学和著述。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是个积极维护封建统治的官僚，他以“孔圣正脉自负”，与具有反封建思想的李贽“情同水火”，在讲学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耿定理死后，李贽被迫离开耿家。然而，他和耿定向的论战并没有结束。在这期间，李贽写了大量的书信，多次对耿定向及其祖师爷孔、孟、程、朱以无

情地批判，“其掎击道学，抉摘情伪，与耿天台往复书，累累万言”（《列朝诗集闰集卷三》）。耿、李的矛盾决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而是封建卫道士和封建叛逆者之间的殊死搏斗，他们的斗争也是明代儒法斗争的一个缩影。辑录在《焚书》中的李贽给耿定向的信，真实地记录了这场斗争。在这本书里，我们收集了李、耿的书信，研究这些信，对于了解明代的儒法斗争和深入批林批孔，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是尊孔法古，还是反孔扬法，坚持革新？这是李贽和耿定向论战的焦点之一。耿定向代表了没落大地主阶级的利益，死抱着孔孟僵尸不放，他主张一切都要“依仿古人”，尤其要“依仿孔子”，认为孔丘是“至圣先贤”，“不可不依仿，不能不依仿，不容不依仿”，并要李贽效法孟轲，做孔丘的忠实信徒。李贽却敢于蔑视和否定孔孟权威，大胆地驳斥了这些尊孔复古的谰言。李贽认为，作人不必效法孔丘，“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他对被奉为“亚圣”的孟轲极其痛恨，表示要他象孟轲那样一味盲从孔丘，是绝对办不到的。李贽还打破反动阶级的传统偏见，反对“以孔夫子之定本行罚赏”，认为过去“咸以孔子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李贽无情地揭露了孔丘这个纸糊的“至圣先师”，实际上是个“无学无术”的大骗子。

耿定向吹捧儒家的经典“灿然如日中天”“为万世成宪”“天下国家由之则治，戾之则乱，若饮食之于饥渴，若规矩棁绳之于方圆平直，未之能违者”。而李贽认为六经、语、孟，不过是“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藪”。而决不是什么“万世之至论”，孔丘的那套虚仁假义的陈腐说教，不仅不是什么救世良方，而且是危害天下，使人们流离失所，困扰

不安的毒药，因此在李贽眼里，孔丘根本不是什么圣贤先哲，而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这是封建社会后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对儒家老祖宗大胆的揭露和最深刻的批判。李贽的反潮流精神，在被理学禁锢得如一潭死水的思想界，掀起了新的狂澜，可称为历代儒法斗争中的“异军突起”，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李贽与耿定向斗争的又一个焦点是：是维护封建纲常名教，还是冲破封建教条的束缚？儒家为了顽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把君臣关系奉为“五伦之首”。耿定向以“孔孟正脉”自居，力图维持封建的传统观念和传统秩序，他认为“圣人‘人伦之至’一语最切”，处处以“不容已”来教训人，在给李贽的信中说：有根心不容已的道理，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尊下卑的封建秩序说成是“天则”、“心矩”，是什么根源于本心的，不能不如此的。李贽却敢于向封建制度挑战，并不把君臣关系看得神圣不可侵犯，而认为君臣关系不过是建立在利害关系基础之上的，没什么了不起的。耿定向吹捧孔学名教是“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严内外，所谓范围天下不过曲成万物不遗者”，是封建等级制度的理论基础。李贽认为这不过是孔丘“权立名色以化诱后人”，不是真实的东西。在信中，李贽还批判了“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儒家信条，提出“圣愚一律”“人人皆可以为圣”的观点，用“麒麟与凡兽并走，凡鸟与凤凰齐飞”来比喻圣人和凡人、高贵者和卑贱者都是同类，理应有平等的地位，这样就把被儒家捧上了天的孔“圣人”从他的宝座上拉下来，拉到平常人的行列。

历来的反动儒家都是复旧倒退狂，他们把“天不变道亦不变”奉为信条。朱熹发挥了孔丘“克己复礼”的复辟理论，

提出“存天理，去人欲”，把儒家的道德说教“天理”化，用来为封建统治的合法性作论证，而劳动人民则只能俯首帖耳服从封建统治，不得起来造反。耿定向要“谨守孔孟门户”，“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攻击李贽“耽溺虚见”，“自侈为新奇高特”，是“邪诞妖异之说”。李贽坚持法家革新路线，从“日日常而千古常新”的历史进化观，提出要“不蹈故袭，不践往迹”。他反对儒家以礼乐刑政治天下的政治主张，认为天下人“所以不得所者，贪暴者扰之，而仁者害之也”。无情地揭露了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用仁义道德束缚人的思想，用政令刑罚限制人的行动，名“仁”实暴的反革命策略及其吃人的本质。

李贽批判了朱熹“存天理，去人欲”的谬论，认为只有首先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天下才能安宁。因为“富贵利达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势然也”。他主张“率性而为”，就是要让人们顺着自己的本性发展，不受封建礼教和政治的束缚，做到“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无一人之不中用”。李贽的这种政治主张，是一种追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反映，与当时我国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相适应，代表了城市工商业者及市民阶层要求冲破封建藩篱，实行革新，以利资本主义发展的强烈愿望，在当时起了进步作用。

在论战中，李贽还以大量的事实，对耿定向以扶世立教为己任的伪善面貌，作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耿定向侈谈“存天理，去人欲”，口口声声说“舍己”、“利他”，李贽戳穿了这些谎言，他指责耿定向：“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讲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他痛斥耿定向言不顾行的伪善行为：“所讲

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反不如市井小夫”言行一致。他还深刻揭露了耿定向“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的两面派的卑劣行径，并一针见血的指出耿定向“所以执迷不返者，其病在多欲。”在解剖耿定向这个具体的活的对象的同时，李贽还把宋明以来的道学家统统拉出来予以无情的揭露，他嘲讽这些道貌岸然，“纲常之冠、人伦之衣”道学家，实际上都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伪君子，是欺世盗名的骗子手，而一旦国家有事，这些平常“表表焉欲以自见者，举千亿万莫敢上前。”李贽以犀利的笔锋，使假道学的丑恶嘴脸跃然纸上，“胥天下之为伪学者，莫不胆张心动。”（钱谦益《卓吾先生李贽小传》）

李贽反潮流的战斗精神，激起了耿定向之流的刻骨仇恨，破口大骂李贽是“无君无父”的“乱臣贼子”，“拂经乱道，实邪愿之极”，他的狐群狗党乘机造谣中伤，威胁利诱，指使打手拆毁李贽住所芝佛院，彻底暴露了高喊“仁义”的道学家凶残的本相。但李贽不畏权势，不怕高压，敢于斗争，公然以“异端”自居，表现了“头可断而身不可辱”的战斗精神，最后被明统治者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这位七十六岁高龄且卧病不起的老人逮捕入狱，迫害致死。

疯狂的迫害并不能扑灭李贽的思想，李贽虽然在这场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的思想却更加广泛地传播开来。可以说，李贽“一死而书益传，名益重”（汪本钊《续刻李氏书序》），就连官修《明史》也不得不承认“贽小有才机，辩定向不能胜也。”

由于李贽所处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使他远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突破剥削阶级世界观和封建道德的束缚，因而他对孔丘及儒家的批判也不可能彻底，甚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同时，在批判、揭露道学家的过程中，还有不少宣扬佛教和主观唯心论的糟粕。此外，他对一些历史人物如伯夷、叔齐、海瑞等的评价也是错误的。我们肯定李贽的历史功绩，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他思想中任何消极、错误的东西。我们按照“古为今用”的原则研究历史，就是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为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提供借鉴。

为了便于读者进一步了解明代的儒法斗争，深入批判尊孔反法思想，我们特把耿定向给李贽的七封信及《纪梦》篇作为反面教材附录于后，供研究和批判时参考。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时间也较仓促，注译和简介中，肯定存在着不少缺点、错误，殷切期望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一九七五年七月

答耿中丞^①

【说明】

这是李贽讨孔孟、反理学的一篇著名文章，也是一篇战斗檄文。有权势的孔孟之道的卫道士、反动道学家耿定向在写给李贽的信中，大肆兜售“人伦之至”即“君臣、父子、夫妇”等上下、尊卑地位是不容更改的至道，提出对孔老二“非特不可不依仿，亦自不能不依仿，不容不依仿也”的反动谬论。

李贽在这封回信中，坚持法家的革命立场，痛斥了耿定向之流的反动谬论。他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儒学的鼻祖——孔丘。认为孔老二“无学无术”，根本不值得效法。他有力地发问：“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他还蔑视嘲笑儒家的“亚圣”孟轲，只知一味效仿孔丘。李贽主张要“率性”而为，大胆打破千百年来对孔孟的偶像崇拜。这在理学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后期是难能可贵的。

李贽在回信中，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儒家所宣扬的“德政”、“礼治”的反动性和虚伪性，指出“德礼”和“政刑”都是所谓“仁者”统治人民的工具，指出天下动乱的根源，在于“仁者害之”；把儒家言不顾行，口蜜腹剑，残害人民的刽子手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李贽在这封回信中，要人们靠自己的努力，顺应历史的发展，才能达到“万物得所”的理想境界，并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描绘了一幅“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无一人之不中用”

的蓝图。用满足各人的物质欲望来与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谬论相对立，反映了新兴的市民阶层要求自由发展，个性解放，自由竞争的思想，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

当然，由于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李贽把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圣人”身上，把劳动者受奴役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以及把私欲看成为人的本性等，都是错误的。今天，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上述问题给以正确的判断和评论。

【原文】

昨承教言②，深中狂愚③之病。夫以率性④之真，推而扩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⑤。既欲与斯世斯民⑥共由⑦之，则其范围曲成⑧之功大矣。“学其可无术⑨欤”，此公至言⑩也，此公所得于孔子而深信之以为家法⑪者也。仆⑫又何言之哉！然此乃孔氏之言也，非我也。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⑬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故为愿学孔子之说者，乃孟子之所以止于孟子，仆方痛憾⑭其非夫⑮，而公谓我愿之欤？

【注释】

①耿中丞：即耿定向，字在伦，湖北黄安县人，曾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中丞，官名，是对御史的通称。

②教育：指耿定向给李贽的信。

③狂愚：意为粗狂愚钝。当时反动统治者和道学家攻击李贽讲学，

引得“一境如狂”。李贽的思想被道学家攻击为“异端邪说”，他自称“狂愚”，实质上是用以影射讽刺道学家“贤正者”，诸如耿定向之流墨守成规，因循守旧，也表示了对那些攻击者们的蔑视。

④率性：率，遵循。顺乎人的本性，不受任何约束。率性一词原出于《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儒家宣扬“率性”，实际是鼓吹服从“天命”，用孔孟之道来束缚人性。李贽讲的“率性”与此不同，他是指人的毫无虚伪造作的自然之性，是与儒家的反动说教相对立的。

⑤道：道理。本文的“道”，是指个性的准则。

⑥斯世斯民：指当代的老百姓。

⑦由：听从，遵循。

⑧范围曲成：意指能顺应天地化生万物的规律，使万物都能自然成长。语见《周易·系辞上》：“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⑨术：这里主要指方法。

⑩至言：至理名言，即辞意深切而又中肯的言论。这里是反语。

⑪家法：师徒相传，自成一派的学术理论和治学方法。此处指儒家之徒以死守孔孟之道为家法。

⑫仆：自我谦称词。这里是李贽的自称。

⑬取给于：这里是指从什么地方得到，引伸为学习。

⑭痛憾：痛恨憎恶。

⑮非夫：非，错误。夫，助词。

【原文】

且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也。使孔子而教人以学孔子，何以颜渊问仁，而曰“为仁由己①”而不由人也欤哉②！何以曰“古之学者为己③”，又曰“君子求诸己④”也欤哉！惟其由己，故诸子自不必问仁于孔子；惟其为己，故孔子自无学术以授门人⑤。是

无人无己之学也。无己，故学莫先于克己；无人，故教惟在于因人^⑥。试举一二言之。如仲弓^⑦，居敬行简^⑧人也，而问仁焉，夫子直指之曰敬恕^⑨而已。雍也聪明，故悟焉而请事^⑩。司马牛^⑪遭兄弟之难，常怀忧惧，是谨言慎行人也，而问仁焉，夫子亦直指之曰“其言也切^⑫”而已。牛也不聪，故疑焉而反以为未足^⑬。由此观之，孔子亦何尝教人之学孔子也哉！夫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而学孔子者务^⑭舍己而必以孔子为学，虽公亦必以为真可笑矣。

【注释】

①为仁由己：要做到仁，在于自己。颜渊问仁，孔丘说：“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由己，而由人乎？”见《论语·颜渊》。

②也欤哉：也、欤、哉都可以用在句末表示“呢”的疑问口气。李贽连用三个是为了加强语气。

③“古之学者为己”：“为”读wèi。见《论语·宪问》：“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即古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现在的人学习是为了给别人看的。

④“君子求诸己”：见《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意即君子严格要求自己，小人才苛求于别人。

⑤门人：门生，弟子。

⑥因人：根据各人情况。教惟在于因人，是说根据各人的不同特点进行不同的教育，注意在教育方法上因人而异。

⑦仲弓：孔丘弟子冉雍的字。

⑧居敬行简：个人日常起居处事恭敬严肃，施政办事从简，宽宏大量，不苟且。这是仲弓的一种主张。

⑨敬恕：推己及人，宽恕原谅，待人宽厚。这是儒家“仁”的主

要内容之一，实际是要人们维护奴隶制，不要反对奴隶主的统治。

⑩请事：从事，愿意照办。见《论语·颜渊》：“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⑪司马牛：孔丘的学生。相传他是宋国新兴地主桓魋(tuí)的弟弟。桓魋曾任宋司马。在孔子到宋时，桓要杀孔丘。被奴隶主视为“乱党”。司马牛因此而经常表露出忧愁、恐惧的情绪。

⑫切(rèn刃)：言语谨慎，不轻易发言。

⑬以为未足：司马牛问仁，孔丘说：“仁者说话谨慎”。司马牛对此答复不满足，又问了一遍。见《论语·颜渊》。

⑭务：必须，一定。

【原文】

夫惟孔子未尝以孔子教人学，故其得志也，必不以身为教于天下。是故圣人在上，万物得所^①，有由然^②也。夫天下之人得所也久矣，所以不得所者，贪暴者扰之，而“仁者^③”害之也。“仁者”以天下之失所也而忧之，而汲汲焉^④欲贻^⑤之以得所之域。于是有德礼以格^⑥其心，有政刑以絜^⑦其四体，而人始大失所矣。

【注释】

①万物得所：意即：安居乐业，各得其所。

②有由然也：是有道理的，或道理就是这样的。

③“仁者”：指那些假仁假义的儒家、道学家。

④汲汲焉：心情急迫的样子。

⑤贻：赠给。

⑥格：这里是指束缚、限制、约束。格其心，即束缚人们的思想。

⑦繫(zhì): 拴住、捆绑。

【原文】

夫天下之民物众矣，若必欲其皆如吾之条理①，则天地亦且不能。是故寒能折胶②，而不能折朝市③之人；热能伏金④，而不能伏竞奔之子⑤。何也？富贵利达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势⑥然也。是故圣人顺之，顺之则安之矣。是故贪财者与之以禄⑦，趋势⑧者与之以爵⑨，强有力者与之以权⑩，能者称事⑪而官，愎⑫者夹持而使⑬。有德者隆之虚位⑭，但取具瞻⑮，高才者处以重任，不问出入⑯。各从所好，各骋⑰所长，无一人之不中用。何其事之易也？虽欲饰诈⑱以投其好，我自无好之可投；虽欲揜⑲丑以著其美，我自无丑之可揜。何其说之难也？是非真能明明德⑳于天下，而坐致太平者欤！是非真能不见一丝作为㉑之迹，而自享心逸日休㉒之效者欤！然则孔氏之学术亦妙矣，则虽谓孔子有学有术以教人亦可也。然则无学无术者，其兹㉓孔子之学术欤！

【注释】

①条理：这里指条条、框框。

②折胶：胶质是柔韧的，严寒时胶变得固脆了，就能折断。

③朝市：朝(zhāo)，早晨。朝市之人，即早晨赶集做生意的人。

④热能伏金：伏，降伏的意思。伏金，是说可以熔化金属。

⑤竞奔之子：追逐名利、荣禄的人。

- ⑥势：规律。
- ⑦禄：利禄、薪俸。
- ⑧趋势：投靠有权势的人。
- ⑨爵：爵位，封建等级制度。
- ⑩权：这里指指挥军队的权力。
- ⑪称事：指能力大小与安排的位置合适，即称职。
- ⑫懦(nuò)：同“懦”，软弱无能，胆小怕事。
- ⑬夹持而使：控制掌握，随意驱使。
- ⑭隆之虚位：隆，尊崇。把他安排在有职无权的位置上。
- ⑮具瞻：具，陈列、摆设。瞻，向上向前看。这里是“摆样子”给人看的意思。
- ⑯不问出入：语出《史记·陈丞相世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不问出入。”即十分信任，不管事情做得怎样，不去束缚他。
- ⑰骋：驰骋，引申为发挥、施展的意思。
- ⑱饰诈：装假。
- ⑲揜(yǎn掩)：掩盖。
- ⑳明明德：阐明、发扬最美好的道德。是儒家的说教中理想的人修养的基础。语见《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 ㉑作为：“为”同“伪”。意即弄虚作假。
- ㉒心逸日休：见《伪古文尚书·周官》：“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意为心情安逸、舒畅，越来越好。休，美善，好。
- ㉓兹：这个。

【原文】

公既深信而笃行之①，则虽谓公自己之学术亦可也，但不必人人皆如公耳。故凡公之所为自善，所用自广，所学自当②，仆自敬公，不必仆之似公也。公自当爱仆，不必公之贤于仆也。则公此行，人人有弹